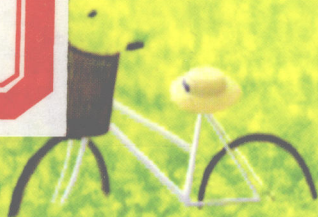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建英
◎ 编著

如果没有云，

天空无限高

一心想拥有世界的人，
一定是缺少真正爱情的人。
如果他真正爱上一个人，
他可能会放弃世界。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如果没有云，天空无限高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ISBN 7-204-08159-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2059

三河市长虹印刷厂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
ISBN 7-204-08159-5/I·1727

全 14 册 定价:417.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简介

摆在最外面的一张被铜灯压着的红色纸条被轻风拂起，发出哗哗的轻响，轻飘摇动中迎上了夕阳的余辉，只见上面赫然映出三个字——“王诚逸”，风停下时，那张飘摇的红纸安静了下来，垂吊着，渐渐的没入了黑夜中。



1

如果没有云，
天空无限高

在外求学的日子让我极度的想家，我不是一个恋家的人，只是觉得外面与人交际的日子让我气闷无奈，而家中清闲简单的生活让我舒心。但过得久了又感觉无聊郁闷，这种情况让我感到矛盾，迷惑……

我所住的寝室是一个八人混合寝室，也就是大家不同专业班级，这就意味着大家一起交谈接触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寝室里。寝室里的人高考失误，均是找人托关系，慢人一步补录收进这个不好不坏的学校。而我则失误得厉害，慢了他们一步，最后一个进入这个寝室，和他们打成一片。

刚到学校那天，办好手续后，我在辅导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我入住的寝室。寝室门口，老师费力的用宿舍管理员那里借来的钥匙在门锁上扭转着，好大一会儿那门却是不见动静，倒是钥匙弯曲了不少。老师神色尴尬，只觉师颜顿失，垂提着那一大把钥匙，另一只手敲打着门，扯着嗓子叫道：“快点开门，不去上课，在里面干什么？快点把门打开。”话语连贯，毫无停顿，显然对这种情况很有经验。重复了几次，果不出她所料，那门悠悠打开，一人搔着后脑，探出头来，嘿嘿的笑着，：“老师……早……好……”没等说完，被老师一推门，大步进了去，我赶紧提着包紧随其后。

进门来，发现里面只有我们三人，寝室布置一目了然，四张上下铺架床，分边靠立，中间是一张用以学习的黄漆长桌，右边是饮水机，上面临空架一台二十一寸彩电，这点让我欣喜不已，因为电视这东西在我读预科那会儿，是最为向往的。之后出现的空调，热水器，更是让我目光为之短浅……决定在这里了结大学生活。老师进去后自然少不了淳淳教诲一番，待得词穷，还想再说，便回顾四周，见地面干净亮堂；床铺叠搭一致；桌面上的

事物排放整齐，无从下口，只得转头对我交代几句，便离开了。

我放下包，摸出一包烟，递了过去，客气道：“你好，我叫王诚逸，你呢？”那人笑着，伸手接过烟，说：“嘿，好，我叫刘飞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报道？”他把烟放在嘴里，两只手在短裤上前后摸着。我很知趣的掏出打火机，给他点上，说：“哎，别提了，还不是高考失误，耽误了一下。”刘飞收回捧火的双手，嘴里喷吐着烟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“四川”我一直认为大学寝室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，却不知这学校四川人泛滥聚集。“……我知道”“具体哪里？”“眉山，听说过么？”我微笑着回答，感觉自己好象在上QQ。“知道，峨眉山吧，但没去过，听说风景很好。”他爬上床铺轻摆着腿，神色间透出向往。“不，那又是另一个地方了，我那里就叫眉山。”“哦？那就没听过了。”接着我把峨眉山和眉山之间的区别讲述了一番，过程中插入了我以前游览峨眉山的一些趣事，他似乎很容易被逗笑，而且不笨，一些较有深意的笑话，也能听懂，并且哈哈大笑配合。以后的相处证明他的确不笨，而且厉害，能转化说话人的意思成另一种不相干的意思，理解后，决定做出怎样的反映，是笑还是气。

刘飞，相貌没什么特点，倒是身材能引人注意，又瘦又高，典型的晾衣杆，爱穿一整套灰色衣裤，杵在真的晾衣杆旁，能让人混淆不清，站的稍远一点，难以分清哪个是哪个。他是我来这里认识的第一个室友，随后和他闲聊了几句，觉得无话可说，开始收拾起东西来。我带的东西不多，只有一些衣物和床被之类的东西，但收拾起来也颇费功夫。期间刘飞数次热心询问要不要帮忙，我都微笑拒绝，主要是我觉得此人只是说说客套话，我又是新来，不便接受。果然，他坐得一会儿，便夹着书，告别一声出门去了。

待他走后，我迫切的打开了电视，放了一杯纯净水，站立着边喝水边看电视，节目频道颇多，我像个刚进城的农民小子一般，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，胡乱翻动着频道。越看越觉得此地甚合我意，“嘿嘿，对了，还有空调。”我放下水，在桌上找到遥控器，“嘀”的一声打开了它，冷气吹来，寝室立时为之凉爽，舒服





之余大呼爽快。在空调的调节下，我的收拾进度得以加快，十来分钟，一切搞定，身上的汗水早被吹凉，却未干掉。正当我决定试试热水器时，开门声起，一人现身入内，呆立看着我，神色茫然，嘀咕着就要转身出门，我急忙上前问道：“你……是这寝室的么？”

那人仍是茫然望着我，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你是……这是532寝室吧？”我觉得好笑，原来他以为走错了寝室了啊，说：“对啊，我是刚来的，我叫王诚逸。”说着又摸出烟来，他哦了一声，显得不怎么热情，见我递烟才笑着伸指夹住，却不急着往嘴里塞，“我叫朱林立，你怎么现在才来报名啊？”和刘飞问的第一句一样，我不得不再回答了一次。他嘿嘿一笑，点上了烟问：“你是哪儿人啊？”“四川”“四川哪儿？”“眉山……知道么？”我又有了有上QQ的感觉。“知道，离成都不怎么远，对吧？”我很高兴有人知道，这样就不用我再去解释了，“那里的猴子挺好玩的。”“……你说的那是峨眉山，和我的地方不一样……”我又重新解释了一遍，峨眉山上的趣事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谈话中，不同的是此人却深合我意，时常插口几句配合我的说笑，让我也和他笑成一片，随后的谈话更是再无拘束，谈到了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事物女人，这个话题他成了主角，对女人看法独特，观点新颖，手段简单，让我大开眼界，兴趣大增，互相掏心诉说心中想法，每到观点相同之处便口呼“知音”握手示意。

“你见网友吗？”他突然问道。我头手齐摆道：“别提了，见过两次，一次是咒怨二人组，一次是魔兽争霸。还好我心志坚定，拒死不从，闪人及时，才得以留得性命，否则我还哪能和你这知音说话。”说完又一握手，再一次确定了我俩的知音关系。他嘿嘿笑道：“你这算啥，我从初三便开始见网友，什么样式的没见过，你差得远了。”我知遇上了高手，赶忙虚心请教怎生才可以避免碰到恐龙的厄运。他叹了口气，神情颇显无奈，看得出他曾饱经风霜，却仍是风雨无阻，很是不易。“那可没办法，我也正在探索中。”我惊讶道：“怎么？这么长时间都没研究出来？”“那当然了，见网友可是一个漫长，曲折，复杂的道路，需要我们

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互相勉励，互相交流，互相监督，竭尽全力，不畏艰难，不断实验，不断实践，在实践中找到真理，在失败中寻找错误，纠正错误，结合真理，改进方法，才能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……”不待他说完，我瞪眼呼道：“呀，你也是文科的？政治学得不错，活学活用，不拘淤泥，不但理论知识丰富，还能够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，大胆设想，大胆实践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作为众多跨世纪的青年中的一员，你算是圆满到位了。”他也是惊喜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你也不错，厉害，佩服。”

我俩越聊越欢，大有畅谈一天的想法。我不断递烟，他也欣然接受，各倒一杯水，互相喷着烟，周身顿时烟雾缭绕，犹似仙人把酒言欢，谈天说地，话中玩笑不断，妙语连珠，互觉对方有趣好玩，实在是相遇恨晚，该当刎颈莫逆，从此以后生活多乐趣。一直到我的电话响起打断了我俩交心，这电话是我先行到来的朋友叫我去吃饭了，我呀道：“原来这么晚了，好好，我这就来。”一关电话，朱林立道：“正好，我也有些事，你去吧，晚上回来了，我们继续。”我高兴的应道：“行，没问题。”告辞一声后，小跑出门去了。

2

焦浩是我读预科时的室友，刚认识那会儿，我俩都显得很礼貌客气，他首先问我：“你叫什么？”“王诚逸，你呢？”“我姓焦……”“性交？”我打断他问道。“是的，焦裕录的焦，我叫焦浩。”他很自然的说着他的姓名，一点不为我的疑问所惊奇。从此我对‘性交’的他记忆有加。

我一路小跑，来到约好的地点，以前在这个学校的分校读过预科，由于分校取钱不便，只好经常坐校车来本部取钱，对本部的分布还算熟悉。尽管时运不佳的我现在还是分校，却是设在了本部里面。本部环境优美，树木林立，花草甚多，每当夏季下





起小雨,学院的绿色如蒙上了一层细纱,朦胧清凉,此时的情侣们兴奋不已,双双撑伞出游,出没在学校各大绿荫小路,甜蜜细语,打情骂俏,羡死单身汉,沐浴在雨中的路边花儿也羞得低下了头,微风拂面,更增此时的柔情蜜意。由此看来,这里绝对是个适合发展男女关系的好地方。

我到了约会地点时,焦浩已经在那里了,身旁还有两人,一个是女生,另一个可能是他的同学。只是我眼睛不大好,看不分明。我和焦浩同室生活一年,交情非浅,时隔几月后,再度会面,自是欣喜异常,一到话声所及之处便互相示意问好,“嘿,这许久不见,过得杂样?”我笑着问,看他满面春风的样子,也知道生活滋润。“还能杂样?就这么过着,对了,给你介绍下,这是我同学,叫袁野,他一直在和我一起的。”一拍他身旁的人说,只见他,长发飘飘,带一框架眼镜,着一套休闲装,眼睛轻微的打量我。然后又指了指我说,“他叫王诚逸,以前寝室里就他最好玩。”

“你好”我很有礼貌的微笑说。

“你好”他也微笑回了礼,大概是不常和人接触,表情显得不大自然。

刚来到一个不大熟悉的地方却碰到熟悉的人,我的话开始多起来,堆积在脑中,正要畅谈,背上却被一人轻拍,“怎么?都不跟我打招呼啊?”声音娇气十足,充满诱惑,我浑身轻轻一颤,转身间,脑中飞快的搜索着我周围哪个女生会这么说话,“呀,是你啊,刚才尽和焦浩说话了,没注意到你,不好意思,嘿嘿。”说话间,她早已撅起了嘴,怪罪道:“切,这么快便忘了我了,没意思啦。”她名叫林岚,名字没什么特点,人到是长得挺性感的,这是我以前对她说的原话。“这个,实在不能怪我,主要是你……”我比了个矮的动作,随后大家哈哈大笑。“好嘛,我矮行了,这个行了吧。”说玩佯怒不理我,我赶忙上前安慰,“我是说你小巧可爱,讨人喜欢,什么时候说你矮了,要是你真的高了,可就不太好了。”她听后笑着转身道:“呸,这么久不见,还是这么嘴滑。”

如果没有云，天空无限高

一路上，我对他们讲述了之前的所遇之人和事，加大喜剧色彩激动讲出，只听得他们哈哈大笑，骂我倒霉，怎么总是遇人不淑。一路上袁野没怎么发话，倒是笑的时候比他人卖力，颇令我好感，笑完了还要惯性的抽几下。吃饭时，我不敢再讲，怕他们会笑得喷饭，再加之我今日说话颇多，肚子饥饿，只顾扒饭，听他们说话，偶有我插得上口的时候，便含着饭，喷洒接口，引得他们嘻笑大骂。

饭毕，出得餐厅，响起了校园广播，声音不大，听得模糊，料想学校太大，资金太少，喇叭购买不足，不能遍及全校，是以，只能从各处远远飘来，让人竖耳倾听。这让我想起了，以前的学校的中午时分，喇叭里面就会响起播音员的声音“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里是* *之声……”天天如此，我们一直认为这句话有着语法错误，“应该在是* *之声栏目。”不想播音部却认为这句话没错误，因为是出自我校某老师之口，金口难断。这栏目内容也是毫无新异，时常能听到这种广播：“某某班的某某人给某某班的人点播一首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祝她天天快乐，笑口常开……”

此广播收听率奇高，主要是学校一群表达爱慕的人时常光顾，比如一人对某女生有兴趣，想要表白，却比较矫情不敢，是以借点歌为名，传达心意，每到放歌时间，便找个收听效果良好的地段，专神聆听，表情随歌声神往，眼睛对着某处望眼欲穿。一时间，学校广播点歌横行，半个小时不够，便加时到40分钟，还是不够，就加到50分钟，还待再加，却被学校领导干预，拟出规定，很是豪爽的划分出三天为点歌日。让中午爱睡觉，又没合适的女生表白的我，很是郁闷。

林岚有事在身，告别我离开，留下我们三个大男人，无事可做，却是自由了不少，我一直认为带个女人在身边，说话做事不大方便，很是拘束。没女人的话，那是什么事都做得的，由此我得出我是一个不会讨女人喜欢的人。

我们三人在学校晃了一阵，直到脚上疲累，满身汗水，才决定去找个地休息，而且此地得凉快，又不能无聊的干坐。如此，





我们三人同时想到了一个非常合要求的地方——网吧。我随焦浩和袁野的带领下，来到了学校内的网吧，准确的说是电子阅览室——供人学习，查找资料的地方。一进了门，呼喝声随着热浪迎面扑来，名副其实的热闹。门口一鲜红大牌上写着：“不准玩游戏，文明上网，认真学习。”我不得不惊奇，这里学习气氛异常，向来阅览室里，只有热没有闹，各人无不是埋头闷声苦学，哪似这里多了“电子”二字，便多了这许多声响。我把这个想法告之了他们，袁野少有的主动发话告诉我那些人是在玩游戏，“游戏？”我更是疑惑，指着那警告道：“那上面不是说不能玩游戏么？”“那是告诉工作人员的。”“哦”我顿时心领神会。

办好了上网卡，刚进学校，这手上也较宽裕，又是新地逢旧人，高兴之余人也大方了许多，自然抢先掏了钱。于是一下午都耗在了激烈的CS对战中。

吃过了晚饭，我告别了他们，回去了寝室。一进门，里面聚集了一大帮人，抽着烟闲聊，由于陌生的缘故让我颇感不适，瞧见人群里只有刘飞见过的，朱林立却是不在，心中微微失望，只好走上前去跟刘飞打了招呼，显得很热情，像是认识了许久一般。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，纷纷来问我，不出所料全是那句：“你是哪儿人？”让我不得不再说一次，显然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又得解释一番，幸运的是上午没见到的人都在，一次性解说完了。之后他们显然对我感到陌生，不再理会我，只顾说自己的，把我晾在一边，我只好干坐在床上，听他们说话。从他们说话中，了解不少东西，像一人吹嘘自己游戏很厉害，玩CS能枪枪爆头，之后的接触后，事实证明，确是如此——被人枪枪爆头。此人名叫冷风，名字与相貌甚合，煞气十足，不说话的时候，倍像流氓。又与性格相反，爱讲话——基本上是废话，大话。后来和我颇玩得来，主要是我俩有共同爱好，就是爱通宵上网。是以我们常深夜结伴外出通宵，日子久了，感情也就加深了，能称兄道弟。

我就这么听着他们的胡吹，无聊之极，睡意涌了上来，觉得新来乍到，不便早睡，便摸出烟来，绕寝室床铺挨个散发了个遍。

众人接烟，顿时有了好感，对我问话不止，对着他们的问，我自然挨一回答了，却是懒得多说，问什么说什么，无趣得紧。只好趁着他们无话可问的时候拿出了电话，打给了我的女朋友。

对了，我忘介绍我还有个女朋友，名叫李荔丹，是我高中时认识的，事实上是初中就认识了，只是那时我们互相不知对方认识自己，是以我从来就是碰面擦身过后，回头观望，心中感慨，要是能和她认识该多好啊。

她长得并不漂亮，性格也与我不大合得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她，之后会和她一起，没有理由，如同她没理由的答应了我一样。朋友告诉我，爱情不需要理由。但那时我迷惑的是，我懂爱情吗？

记得第一次约她出来，我们都很高兴，至少我很兴奋，这是我第二次主动约人，颇有点紧张，尽管有着以前的经验，却是在脑中搜寻不到，不知如何进行约会。幸运的是，她约会经验丰富，没上学后，在家闲着无事，多次约会，经验高出我十倍不止。约会中我一直听她的，她说喝水，我便陪她去。说吃东西，也随她。只有上厕所的时候，我不便陪伴，在外面等候。

折腾了一个下午，身心疲惫的我终于等来了月亮，牵着她的小手，在小道上漫步，听她说着生活中的琐碎小事，颇感兴趣，不断追问，偶而拣几句好笑的话加进去，引得她咯咯发笑。一直到夜深，在她家门口，我俩十分不舍，她扑在我胸口，听我说着情话儿，互相感受着给对方的温热，尽管那是夏天，贴身的接触，让我们汗水涌起，却是衣衫单薄，触感真实细腻，这让青春期的我们，热血沸腾，终于还是定力不足，把持不住……

两嘴粘在了一起（让大家失望了），刚一粘上，我俩便知道对方不是第一次，因为我們都很自然的伸出了舌头，缠绞在一起，滑润香甜，互相呼吸着对方的气息。感受着，享受着。其时，明月在天，路灯昏暗，蝉儿滋啊轻鸣，我早已脑中空白一片，享受着这软肉温香。

良久才分开，兴奋未褪，深情的凝望着对方。“时间不晚了，你早点休息。”我温言说道。她听后不答，伸出手来，抚摩我





的脸，心中莫名感动，觉得我应该回应她，于是搂着她的双手，自然也在她后背滑动起来。

“你是真的喜欢我么？”她悠悠的说，眼神中充满了爱意和渴望，远处的灯光映入眼中，晶莹剔透，甚是楚楚怜人。我心神为之一荡，把她搂得更紧了，她啊的一声顺势倒在我怀里，软绵绵的，仍由我紧抱着。“当然，我不爱你，还会爱谁呢？”每当我回想起来，便羞涩不已，觉得此话在当时说出，毫无逻辑保证，如何让人信得，不料，她却深信了，表现在她听后，双手也是抱着了我。可见爱情的盲目性，冲昏了我们的头。然而那句缺乏保证的话，却是一句真话。

我拨通了电话，刚响过了两声，便被人接起，话筒那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“凡，是你吗？”我心中一阵感动，她还是想预科那时一样，一到晚上便哪里也不去，只是在家静候我的电话。“对不起，荔丹，这个时候才打电话给你。”我把心中微微的愧疚告诉了她。“没事的，我知道你报名挺麻烦的，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打电话来的呢。”话音微微幽怨，却让我倍感关心温暖，之后，她开始嘱咐我要好好学习，别再贪玩了，好不容易转了学，就认真点……

我微笑着恩啊的答应，却不嫌她罗嗦，毕竟分隔两地，我单身在外，有人关心，是件很舒心的事。待她说完，我也讲述着今日的事，“燕子，今天我认识了一人，特有趣……”我把今日与朱林立的谈话重复添加的告诉了，她似乎对我苦心经营的有趣话语不怎么感兴趣，每当说到一半，便来打断我，扯到了其他事上。令我微微感到不高兴，但却被最后的轻吻话别抹去。等她先挂掉，我才收起电话，对着窗外一阵出神，晚风拂面，顺着脸颈滑进衣内，身上顿感清爽，我轻轻的呼了后气，微微郁闷的胸口才得以舒缓，心中却升起了丝丝莫名的落寞，脑中思绪渐渐的混乱起来，胡乱的想着一些往事来。

朱林立的回来，把我从思绪中唤了出来，我见到他，自然很高兴，刚想交谈，却不想，操控电力的楼管，睡意已浓，早早的熄了灯。于是楼里叫骂成一片，大致内容就是希望能把灯打开，可

以的话，顺便与他家祖宗祖母老母，发生某种不正当的关系。吵闹一直到老师的到来，才得以平息。

我洗漱完毕，上了床。由于楼里热闹的气氛渲染他们各个来精神，也不急着睡，说笑成一片。听着朱林立讲鬼故事，众人在听之前都是把胸脯拍得啪啪响，像一阵阵回音，扬言自己不怕鬼，见人不信，便拿出实例，吹牛见过鬼，于是问他遭遇如何。他便大肆编造，鬼话连篇，吹牛变吹鬼，思想幼稚，言语间逻辑大乱，漏洞百出，偏又是大言不惭，激动莫名，倒似真有那么回事，我心道：若是真有鬼，定守在一旁大笑。

朱林立确是看书不少，鬼故事一筐一筐的，故事经典不说，说讲时口气也颇拿捏到位，直揪人心。众人听得一阵寒冷，大热的天，都拉上了被子，探出个头，静声聆听。当一个故事讲完时，众人似还未恢复，安静了老大会儿才发话，“切，没新异，不吓人”“都听了好几遍了还能吓住人吗？”“没趣。”朱林立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却见我下得床来，说道：“厉害，这样都不怕。”我嘿嘿一笑道“我军训那会儿早怕过了。”没等他们发问，继续道：“我军训时，每每晚上就和人讲鬼故事，那气氛才是没话说了，而且高手云集，那故事讲出来一车一车的。”显然比朱林立的一筐一筐的要多得多了。

众人这才发现我下得床来，均是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干嘛呢？”“上厕所啊。还能干什么？”我心中有点不悦，自己被吓到了，还不许我上厕所？众人一听后，纷纷下床，表示要和我一起上厕所。其时，寝室里黑暗光弱，凭借窗外月光也只能看到众人黑呼的身影。此时众人同时迅速翻身下床，我站在寝室中间，只觉四面蠕动，黑影压来，动作间，床上吱吱怪声不断，很是我吓了一跳，以为是丧尸复活。

借着光，我望向了朱林立，见他耸了耸肩，意思像是在说，瞧，他们就这样。众人排好了队上厕所，各个憋尿甚久，泄出时，颇费时间。我被挤在了最后，竟然等了好几分钟才轮到我。待我小便归来，想要上床时，却被一人叫住，说，“嘿，你来我们寝室，可算你倒霉了。”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我们寝室是出了名的爱





晚上说话,一说就是几个小时,不到1点不睡觉。”说完,居然嘿嘿的笑了几声,很高兴么?

事实上那一晚,的确是很晚才睡,比之他们所说的晚睡时间更晚了两个钟头。因为那一晚说话的主角是我。夜很深的时候,几人仍是精神健在,睡意无踪,最后我告诉他们在我来这里之前,寝室里只要是有我在的时候,不到三点不睡觉。寝室里立时哗然议论,纷纷意识到了,倒霉的是谁。

3

这大学生活算是开始了,日子就这么过着了,由于我新来,对班级上不熟悉,老师学生们更是对我陌生,除了都知道来了个新学生外,对我一无所知,正如我对他们也一无所知一样。

有人说,大学中最令人怀念的就是军训了,怎么你进的学校没提到军训?其实原因很简单,因为我来的时候人家早军训过了,我就是想去也不行。

不过,我在来之前也是已经军训过了,那是在之前的学校的事了,我是从另一所学校转来的。记得刚去报名时,我坐着叔叔的车来到了学校所在地,此地区大得异常,行人稀少,路面宽阔,给了车子飞奔的条件,各式的车子在路面上飞窜,要命的人早闪一边了,当然行人少得很,我们的车子没那飞奔的本钱,只能吃着前面车子的屁小心行驶。

从四周的分布可以看出这里远离市区,因为市区普遍的特点就是热闹,要不怎么叫闹市呢。而这里却是冷清异常,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学校的范围,因为就这里人多势众,心急的家长带着兴奋的儿女在这里来回奔走,我们的车子很幸运的被搁浅,不能前行。只好寻了一块看起来还算安全的地方停下了,我们提着包加入了繁杂的报名者的行列。

我们提着包在那里转了十多分钟也没找到学校,于是不得

如果没有云,天空无限高

不拦下了一位看起来很斯文的女生，“请问师范大学怎么走？”那女生显然很是有经验，懒得答话，指了指我们身后100多米的地方。“是那里吗？”她点了点头，“哦，谢谢。”我和叔叔又匆匆的跑向了那个我们路过了三次不止的学校。

当我们一走近学校门口，就走上来一位带牌的学生，很有礼貌的问道：“请问是来报名的吗？”我点头称是。他又问：“是哪个系的？”“法律”“哦，好，跟我来吧。”说着就要帮我提包，我自然很是客气，婉言拒绝了，但在后来升上大二的我去接新生时，背着新生的大包小包，来回为新生报名奔走时，只有一个想法，早知道要还回来的，还不如当初就好好的享受一下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（又是这句话）

“……………”（省略，如有不明，请参看第一章）

“嘿，你是大二的吧，哪个系的？”我很有兴趣的问。

“是的，也是法律的。”那人微笑着回答我，很是客气。

“那我们学校好不好？”当我看着学校的环境时，对之前路过过的新建的小学有了丝丝的向往。

那人肯定被人严肃的交代过，而且对付这个问题经验丰富得能举一反三，“怎么说呢？关键是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怎么看？”我很是疑惑的看了看学校，不明所以。

“是啊，学校的好坏不是以外表来定的，就像看人不能只看外表一样。”

“哦”我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令他很是满意，而他的回答却不令我满意，之所以假装明白，是因为那是废话一句，不粘边际，一但触及便会引来更多废话，最终我得出一点，这人法律学得不错，勾起了我强烈的学习法律的欲望，于是我欣然报了名，这就是我上当的经过……

“哇……”我望着排出了门口的队伍，只恨不得今早再早一点起床——6点钟，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昨晚就守在这里了，现在才8点就已经是长龙蛇队了。没办法，我捏着钱和报名表，排在了最后。

“同学请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……对，就这里，还有日期